

写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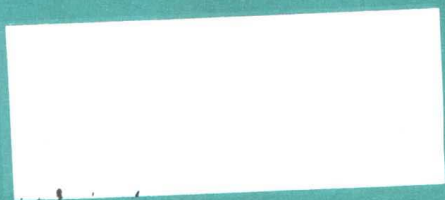
台湾
席慕蓉



42

写生者

台湾 席慕蓉 著



写生者



台灣 席慕蓉 著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新华书店北京發行所經銷
北京百花印刷廠印刷

787×960 1/32 5.125 85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307-2/I·168 定价: 2.30元

——对于“自己”
我们其实所知极少。

目 录

留言(代序).....	1
-------------	---

卷一

回首.....	7
躯壳.....	11
意象的暗记.....	12
山樱.....	15
“古典主义”	19

卷二

睡莲.....	25
昨日.....	28
山芙蓉.....	30
绿水·天祥.....	33
等待中的岁月.....	37
山火.....	40

卷三

山中日课·····	47
山草小住·····	49
火种·····	52
本份·····	55
驿站·····	58
无题·····	61
此生·此世·此时·····	63

卷四

昔时·····	69
我们的“从前”	
和“将来”·····	73
成见·····	77
心结·····	79
我们这一代·····	82
生命的讯息·····	86
伤痕·····	90

卷五

花之音·····	97
窗前·····	99
三句话·····	102
“匠气”·····	105
唯一? ·····	107
万花图鉴·····	109
诗教·····	112

卷六

诗人啊! 诗人!	
——之一·····	117
诗人啊! 诗人!	
——之二·····	120
待遇·····	123
说创作——之一·····	126
说创作——之二·····	128
虚饰·····	130

失败的美术教育.....	132
--------------	-----

卷七

雾布——之一.....	137
雾布——之二.....	140
雾布——之三.....	143
雾布——之四.....	146
雾布——之五.....	148
开端.....	151

留 言

——写给尼采的

戴奥尼苏斯（代序）

在惊诧与追怀中走过的我们
却没察觉出那微微的叹息已成留言

这就是最后最温柔的片段了吗 当想及
人类正在同时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

二月过后又有六月的芬芳
在纸上我慢慢追溯设法挽留时光
季节不断运转 宇宙对地球保持静观
一切都还未发生一切为什么都已过去
山樱的枝桠间总好象会唤起些什么记忆
我反复揣摩 用极慢的动作
寻找那些可以掩藏又可以发掘的角落
将远方战争与饥荒的暗影减到最低

将迟疑的期许在静夜里化作诗句

这就是最后最温柔的片段了吗 当想及
人类正在同时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

初雪已降下 可是对于美 对于彼此
对于激情真正的诱因还是一无所知
在每一盏灯下细细写成的诗篇
到底是不是每一颗心里真正想要寻找的
想要让这世界知道并且相信的语言

要深深地相信啊 不然
还能有些什么意义 初雪已降下
当谎骗已经习惯于自身优雅细致的形态
当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处精心设计的舞台
我要怎样才能与众人之前
向你举杯而不显得突兀
要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是错误

这就是最后最温柔的片段了吗 当想及
人类正在同时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

可是 黎明从来没有真正苏醒
当黑夜从来没有真正来临
这身后走过的荒漠是太辽阔与沉默了吧
为什么即使已经是结伴同行

每一个人依然不肯说出自己真正的姓名

从此去横渡那深不可测的海洋

翻覆将是必然的下场

舟子无法想象的岛屿要如何去测定方位

我只听说越过崇高巨浪的颤栗是分狂喜

听说 登上绝美的彼岸只有屏息

雾起与月出时的孤独之感从未能言传

而无论我怎样努力 也永远不能

在海风里向你精确地说出我的原意

“啊！给我们语言到底是为了

禁锢还是为了释放？”

这就是最后最温柔的辰光了吗 当想及

人类正在同时以怎样的速度奔向死亡

波涛不断向我涌来

我是蝼蚁决心要横过这汪洋的海

最初虽是你诱使我酩酊诱使我疯狂

让尼采作证

最后是我微笑着含泪

没顶于

去探访

你的路上

我们正依恋着那极不可依恋的一切。

可是，我其实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依恋觉得羞惭，更不必为自己的不舍觉得抱歉。

这人世，这此刻正在蓬勃茁长着的生命，是有着多么强大的力量！多么强烈的诱惑啊！

【卷一】

回首

站在湍急的流水前，向着对岸的山谷，我一次又一次地高声呼唤，为的是想要聆听，那婉转而又遥远的回音。

那种比我原来的呼唤要美丽上千百倍的声音。

是不是也正因为如此，记忆中的一切演出，才总会完美得令我们落泪？

不知道这样算是生命给我们的惩罚呢？还是奖赏？

在时光的幽谷中，不断反复回声着的，是

你我心中无数次呼唤的回音吧。

一次比一次微弱，一次比一次遥远，却又一次比一次地更让人诧异。

原来曾经是多么粗糙和狂烈的音质，时光如何能将它修饰得这样精致和优雅？

象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欺骗吗？

在真正的深谷里，潭水的水色碧青，好象是假的一样。

在真正的爱里，说出来的话也永远令人无法置信。

真实的现场，我们总是无法接受。

唯一的方法是将它放进历史之中。

或者是——写在诗里，画在画上。

德尔浮（P. Delvaux）就真的画过“回音”。

月光下，裸身的女子举起手来，仿佛有所追寻，同样的人体、同样惶惑的姿势重复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稍稍缩小，一次比一次稍稍退后。

在画前，我几乎想开始大声呼唤。

当然，没有人会准许我这样做。
甚至我自己也不同意。

于是，我只能在夜里，在我的灯下安静等待。

等待那遥远的声音，从时光的幽谷中向我轻轻传送回来。